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八

乙集

行實 儒碩

皇考左承議郎守尚書吏部員外郎兼史館校勘劉通議大夫朱公松行狀

朱文公

本貫徽州婺源縣萬年鄉松巖里

曾祖振故不仕妣汪氏

祖緝故不仕妣汪氏

父森故贈承事郎妣程氏贈孺人

公諱松字喬年以紹聖四年閏二月戊申生於邑里之居第未冠繇郡學貢京師以政和八年同上舍出身授迪功郎建州政和縣尉丁外艱服除更調南劍州尤溪縣尉監泉州石井鎮紹興四年召試館職除秘書省正字循左從政郎丁內艱服除召對改左宣教郎除秘書省校書郎遷著作佐郎尚書度支員外郎兼史館校勘歷司勳吏部兩曹兼領

史職如故與修哲宗實錄書成轉奉議郎以年勞轉承議郎出知饒州  
未上請間得主管台州崇道觀滿秩再請命下而卒紹興十二年三月  
二十四日辛亥也公生有俊才自爲兒童時出語已驚人少長遊學校  
爲舉子文即清新灑落無當時陳腐卑弱之氣及去場屋始放意爲詩  
文其詩初亦不事雕飾而天然秀發格力閒暇超然有出塵之趣遠近  
傳誦至聞京師一時前輩以詩鳴者往往未識其面而已交口譽之其  
文汪洋放肆不見涯涘如川之方至而奔騰蹙沓渾浩流轉頃刻萬變  
不可名狀人亦少能及之然公未嘗以是而自喜一日喟然顧而歎曰  
是則昌矣如去道愈遠何則又發憤折節益取六經諸史百氏之書伏  
而讀之以求天下國家興亡理亂之變與夫一時君子所以應時合變  
先後本末之序期於有以發爲論議措之事業如賈長沙陸宣公之爲  
者既又得浦城蕭公頴子莊劔浦羅公從彦仲素而與之遊則聞龜山  
楊氏所傳河洛之學獨得占先聖賢不傳之遺意於是益自刻厲痛刮

浮華以趨本實日誦大學中庸之書以用力於致知誠意之地自謂下  
急害道因取古人佩章之義以名其齋蚤夜其間以自警飭絲是向之  
所得於觀考者益有以自信而守之愈堅故嘗稱曰士之所志其分在  
於義利之間兩端而已然其發甚微而其流甚遠譬之射焉矢豪釐於  
機括之間則差尋丈於百步之外矣又常以謂父子主恩君臣主義是  
爲天下之大戒無所逃於天地之間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  
之不屬理必至於斃是以自昔聖賢立法垂訓所以維持防範於其間  
者未嘗一日而少忘其意豈特爲目前之慮而已哉是時宣和之季士  
之于世至是已無可言者矣旋屬靖康之變中朝蕩覆公在尤溪方與  
同寮燕集忽有以北狩之問來諭者公聞震駭投袂而起大慟幾絕既  
而建炎再造王室漂搖未有所定寇賊縱橫道路梗塞固不暇於傳求  
幽遠以盡一世人材之用而公抱負經奇尤恥自售以求聞達以是因  
於塵埃卑辱鋒鏑擾攘之中逃寄假攝以養其親十有餘年以至下從

筭商之役於嶺海魚鱉無人之境則已無復有當世意矣會詔出御史  
胡公世將撫諭東南公乃因謁見而說之曰古之爲天下國家者必有  
一定之計以爲子孫萬世之業未有俯仰依違苟度朝多曾不爲終歲  
之備而可以爲國者也今日廟堂之議固必有所謂一定之計矣然未  
知其但欲襟憑江漢控引荆吳以保東南而已乎抑當克復神州汛掃  
陵闕據中原而撫三河也蓋嘗聞之不取關中中原不可復不取荆淮  
東南不可保唐唯不失關中故更三亡不失舊物而吳孫氏東攻新城  
西攻襄漢乃所以保建業其後亘溫劉裕雖能以江漢舟艦西入河渭  
然旣得之而不能守則亦僅足以保東南而已然則天下之大勢可知  
已今進旣不能以六師之重通道荆襄循漢沔以赴興元結連拓跋控  
引五路東嚮以圖中原退又不能移蹕建康治兵訓武北爭荆淮以爲  
固守之計而但感處一方費日月於道塗前不能有尺寸之利後又無  
所保以爲安未知漂漂者竟何如邪胡公奇其言壯其策歸即以聞於

朝而泉守資政殿學士謝公克家隨亦露章薦公學行之懿不宜滯筦  
庫於是乃得召試而發策者以中興事業之難易後先爲問公即對言  
自古謀國有得失而成功無難易蓋天下國家有至計而國勢之強弱  
兵力之盛衰土地之開闢不與焉唯能順人心任賢才正綱紀則天下  
之事將無難之不易惟上之人惜時愛日而亟圖之反覆馳騁辨說縱  
橫出入古今證驗精博日未昃奏篇已上累數千言而文不加點高宗  
覽而異焉趙忠簡公方以元樞受詔西督川陝荆襄軍事欲奏取公爲  
屬會太夫人屬疾不果旣遂遭喪以歸而趙公卒亦不果行也再召入  
對時上已用張忠獻公之策進次建康指授諸將計口不舉以復中原  
國勢亦小振矣公始進見欲堅上意以遂中興之業即奏言曰陛下以  
聖哲之資撫艱難之運側身焦思累年于茲而民困兵弱虜僞侵陵戡  
定之勲久而未集意者陛下殆當抗聖志於高明而輔之以睿智日躋  
之學垂情延訪蚤夜汲汲以求宗廟社稷經遠持久之計申明紀律崇

獎節義而又以民心爲基本忠良爲腹心則臣有以知虞爲之不足憂而恢復大功指日可冀矣因論自古中興之君唯漢之光武勤勞不息自濟大業可以爲法晉之元帝唐之肅宗志趣卑近功烈不終可以爲戒反復切至而猶慮夫計畫之間或未精審無以服衆心而成大功也則又言曰人主操大權以御一世必其所以處此者有以切中於理然後足以深服天下之心是以無爲而不成今萬機之務決於蚤朝侍立逡巡之頃未有以博盡謀謨之益使其必當事理以服人心謂宜略放唐朝廷英坐論之制仰稽仁祖天章給札之規延訪群臣博求至計然後總攬參訂以次施行則政令之出上下厭服天下之事無所爲而不成矣顧又嘗病士溺於俗學而不明君臣之大義是以處於成敗之間者常有苟生自恕之心而缺於舍生取義之節將使三綱淪墜而有國家者無所恃以爲安則又奏言宜鑒既往之失深以明人倫勸名節爲先務而又博求魁磊骨鯁沈正不回之士實之朝廷使之平居無事正

色立朝則姦萌逆節銷伏於冥冥之中一朝有緩急則奮不顧身以抗大難亦足以禦危辱凌暴之侮則庶幾乎神器尊嚴而基祚強固矣上悅其言而於光武晉唐之論尤所喜歎明日以喻輔臣且論元帝肅宗之失而尤以元帝區區僅保江左略無規取中原之志爲謂乃詔改公京秩仍典校中秘書則當是之時聖志所存亦可見矣不幸適有淮西殺將叛兵之變中外恟疑異議遽起張公至爲解相印去而國論遂變至欲盡撤兩淮之戍還建康以自衛公深以爲不可因率同列拜疏言曰淮淝東南之屏蔽昔人之所百戰而必爭者今皆幸爲我有而無故捐之以資敵非計之得也若彼乘吾之卻長驅以來不信宿而至江津人心一搖則建康雖有甲卒十萬亦將無所施矣且其新民累歲安集亦既有緒今乃一朝而弃之使其老稚狼狽而南來丁壯忿憾而北去其失人心以貽後患抑又甚焉卽以宿衛單寡必行今策則願毋庸盡撤而使合肥盱眙兩戍所留各不下三萬人則亦足以固吾圉而折虜

志之卷六十八  
四  
衝矣疏奏不省而劉豫果數求援於虜以乘吾隙議者方以爲憂而虜反忌豫強將不可制一旦執而廢之遂不暇以我爲事不然則亦殆矣自是之後廟筭低回上下解弛北伐之謀日以益衰顧望中原坐失機會而明年車駕遂還臨安矣御史中丞常公同薦公恬尚有守可任大事因復召對公即抗言當今國論不過兩端喜進取之謀者旣以行險妄動而及於敗爲待時之說者又以玩日愒歲而至於媮二者不能相通而常墮於一偏是以成功不可見而均受其弊故臣嘗謂能自治以觀釁則是二者通爲一說而無所偏廢蓋能夙夜憂勞率厲衆志則未嘗不待時而不至於媮審知彼已必順天道則未嘗不進取而不及於敗謀人之國者誠能如是以求逞於讎敵而有不得志者臣不信也然臣竊迹近事則夫往年江上之捷日者偏劉之廢中原之釁可謂大矣而吾終未肯求所逞豈非以行險妄動爲不可以不戒而於吾所以自治其國家者將益求其至歟今日之勢雖未至於危機交急亦可謂迫

矣謂宜斷自聖武深思昔人愛日之義憂勞庶政無少怠忽凡事之故常非天下所以安危存亡者歸之有司而日與輔相大臣一心戮力明禮義正綱紀除弊政振媮俗撫循凋瘵之民淬勵士大夫而責之職業凡以求吾所以自治者然後謹察四方之釁投隙而起安受其燼以致天地之殛則雖有智者亦不知爲敵謀矣初劉光世守淮西御軍無法而寇至輒謀引避旣正其罪而奪之兵矣尋有叛兵之變廟議反謂由罷光世使然更慰藉而寵秩之張俊守盱眙方撤戍時猶命分兵留屯而後不受命悉衆以歸朝廷亦不能詰公於是又言陛下有爲之志未嘗少衰而天下之事每每病於不立使中興之烈未有卓然可見之効臣竊不勝憂憤而深惟其故以爲陛下誠能並進忠賢修明紀律懲陵夷委靡之禍革姑息苟且之政深詔大臣號令所出必務合於天下之正義而毋卹匹夫徇私之然則威令必振國勢安強雖桀驁之虜亦將歛衽而退聽尚何病於事之不立哉上亦不以爲忤特命除郎兼御史

筆而常公猶以爲此非所爲薦論之本意再論上前言甚懇至然事已  
行不及改也公至史院會方刊修蔡卞所撰哲宗實錄而宣仁附傳實  
公所分所以辨明誣謗分別邪正者於體爲尤重而公考訂精密直筆  
無隱論者美之其後顧亦不免頗爲他官所竄易是以讀者猶有憾焉  
既而虜人亟遣使來請和趙公以議小不合亦罷去而秦丞相檜始頗  
政事遂決屈已和戎之議矣虜使名稱旣不遜而所責奉承之禮又有  
大可駭者於是衆心共怒軍士至洶洶欲爲變夜或揭通衢指檜爲虜  
謀都人洶懼一時忠智之士競起而爭之公亦亟與史院同舍胡公理  
凌公景夏常公明范公如圭五六人者合辭抗疏言曰虜人方據中原  
吞噬未厭何憂何懼而一旦幡然與我和哉甚異紐於荐食之威動輒  
得志而我甚易恐故常喜爲和之說以侮我又慮我訓兵積粟畜銳俟  
時而事有不可知者故不得不爲和之說以撓我耳蓋虜人和使即秦  
之衡人兵家用之百勝之術也六國不悟衡人割地之無厭食以亡其國

今國家不悟虜使請和之得策其禍亦豈可勝言哉而執事者顧方以  
爲吾爲梓宮母后淵聖天屬之故遂不復顧祖宗社稷二百年付託之  
重而輕從之使彼得濟其不遜無稽之謀而藉躡以逞將焉避之哉昔  
楚漢相持之際項羽常置太公祖上而約高祖以降矣使爲高祖者信  
其詐謀而遽爲之屈則自其一身且無處所尚何太公之可還哉唯其  
不信不屈而日夜思所以圖楚者以故卒能蹙羽鴻溝之上使其兵疲  
食盡勢窮力屈而太公自歸此其計之得失亦足以觀矣其言之切如  
此蓋出公與諸公之意而成於胡公之手檜雖持其議不少變然虜人  
狂謀因是亦有不得盡逞者論者莫不壯之然自是之後邊備遂弛士  
氣益衰而興復之謀上下皆以爲諱正墮公等所憂撓我之計檜顧自  
以爲得上心始謀以次盡逐諸異議者公因是亦數自求引去而參知  
政事李莊簡公又嘗欲引以寘近班以是檜尤忌之固留不許及虜使  
再至獨許歸我河南地公因輪對又言陛下踐艱難之運十年于茲雖

有大有爲之志而於天下國家所以經遠持久之計多有所未暇者今者天啓戎心畫地數千里以歸于我此雖異時之變未可以豫知意者天其以禮悔禍使陛下間於憂虞而大有爲之志將有所伸此萬世一時也然天下之事每病於難立者正以嚮一夫獨見之言而略衆口異同之論是以謀始太銳而用計有未詳也願考漢廷雜議之法自今發政造事陛下旣與大臣謀謨於上又令卿士大夫有忠慮者亦得以自竭于下然後總攬群策而裁處其中將舉天下之事惟陛下之所欲爲而無不成矣此於前日講和之議猶欲三致意焉又念國步日艱人心未服而天子無自將之兵諸道無典戎幹方之實二三大將人擁重兵強不可令事蓋有不可知者則又數數建言宜復武舉責實用必其洞曉韜鈴長於綏御者以儲將帥之才下州郡選驍勇悉送行在以補周衛之缺精擇帥守使蒐卒乘以壯藩維之勢亦皆當世之急務久長之至計及復惓惓不能自已其於請建大學明大倫以倡節義之風而厲

苟媮之習則又平日之所深慮而每言之所謂如人食息呼吸於元氣之中一息之不屬理必至於斃焉者非若後來諸人承望風旨但以課試文墨爲粉飾太平之具而已也然而國是已定言無所入由是公之來去愈力而檜之怒公愈甚十年春遂使言者論公獨以懷異自賢陽爲辭遜爲罪而出之外郡然公去未幾而虜果敗盟復奪我河南地悉其銳師數道大入如公所謂未可豫知者於是中外大震檜亦不知所爲周章回惑至於視師之奏援引乖錯而不自知聞者莫不竊笑而深憂之卒而一時將卒猶有前日東拔蒐練之餘以故關陝順昌橐皋之師連戰大捷虜乃引退復議講解而梓宮母后始得南歸又如公等所論楚漢強弱之勢然檜遂掩已失而冒以爲功公奪主權肆然無復有所忌憚矣公固不能復爲之屈遂自請爲祠官屏居建溪之上日以討尋舊學爲事手抄口誦不懈益虔蓋玩心於義理之微而放意於塵垢之外有以自樂澹如也舊喜賦詩屬文至是非有故不徒作乃其文氣



則更爲平緩而詩律亦益閒肆視諸少作如出兩手矣然公自是不復起年未五十而奄至大故善人之類莫不傷之其後十餘年間檜遂頹國秉大作威福諸與公同時被逐之人大者削籍投荒小亦弃置閒散迄檜死敗其幸存者乃起復用或至大官而公皆已不及見矣嗚呼嘉尚忍言之哉公性至孝事太夫人左右無違友愛諸弟委曲將就有人所難能者與人文重然諾不以生死窮達二其心撫孤甥教之學而經理其家事曲有條理人無間言接引後進教誘不怠聞人之善推借如不及至於邪佞瑣簡賢附勢之流與已異趣則鄙而遠之或不忍正視其面至其所以施於吏治者亦皆果決明辨抑邪與正無所顧避顧熹生晚不及於聞見之詳故不得而記也晚既屬疾自知必不起而處之泰然略無憂懼之色手書告訣所善胡公憲原仲劉公勉之致中劉公子輦卒屬以其子而顧謂熹往受學焉其志道服膺死而後已禹裕後人不使迷於所鄉者又如此云所爲文有韋齋集十二卷行於世

外集十卷藏於家始時吏部侍郎徐公度欲爲之序略言少日多見前輩而自得從公及正平張定夫遊始得爲文之法會病革不及脫藁而今序則直秘閣傅公自得之文也其論以爲公詩高潔而幽遠其文溫婉而典裁至於表疏書奏又皆中於理而切事情亦爲得其趣者公娶同郡祝氏封孺人贈碩人其父處士確有高行碩人性慈順孝謹佐公事太夫人於窮約中未嘗一日不得其懽心承接內外姻親下逮妾媵僮使曲有恩意後公二十七年卒一男子熹今以朝奉大夫致仕一女子嫁故瀏陽縣丞劉子翔蚤卒孫男三長執亦蚤卒次棊將仕郎次在承務郎女三其婿修職郎劉學古迪功郎黃榦進士范元裕曾孫男五鉅鈞鑑鐸銓女九長適文林郎趙師夏餘或許嫁而未行也公卒之明年熹奉其柩葬于建寧府崇安縣五夫里之西塔山而碩人別葬建陽縣崇泰里後山鋪東寒泉塢然公所藏地勢卑濕懼非久計乃卜以慶元某年某月某日奉而遷于武夷鄉上梅里寂歷山中峯僧舍之北蓋

公之詩嘗有鄉關落日蒼茫外尊酒寒花寂歷中之句嗚呼此豈其議邪不肖子喜追慕攀號無所逮及竊惟納銘幽堂具著聲烈以告萬世蓋自近古以來未之有改而公贈官通議大夫正第四品準格又當立碑螭首龜趺其崇九尺刻辭頌美以表于神道用敢追述其平生論議行實之大者如右以請于當世立言之君子伏惟幸垂聽而擇焉謹狀慶元五年十二月日孤朝奉大夫致仕婺源縣開國男食邑三百戶賜紫金魚袋喜狀

汪端明應辰本傳

宋史

汪應辰字聖錫信州玉山人按應辰之先婺源人上世遷玉山今其集昭穆從斯也幼凝重異常童五歲知讀書屬對應聲語驚人多識奇字家貧無膏油每拾薪蘇以繼晷從人借書一經目不忘十歲能詩游鄉校郡博士戲之曰韓愈十三而能文今子奚若應辰答曰仲尼三千而論道惟公其然未冠首貢鄉舉試禮部居高選時趙鼎為相延之館塾

奇之紹興五年進士第一人年甫十八御策以吏道民力兵勢為問應辰答以為治之要以至誠為本在人主反求而已上覽其對意其為老成之士及唱第乃年少子引見者掖而前上甚異之鼎出班特謝舊進士第一人賜以御詩及是特書中庸篇以賜初名洋與姓字若有語病特改賜應辰上欲即除館職趙鼎言且令歷外任養成其材乃授鎮東軍簽判故事殿試第一人無待次者至是取一年半闕以歸舍人胡寅行詞曰屬者延見多士問以治道爾年未及冠而能推明帝王躬行之本無曲學阿世之態應辰少受知於喻樗既擢第知張九成賢問之於樗往從之游所學益進初任趙鼎為帥幕府事悉諮焉歲小旱命應辰禱雨名山即應越人語之曰此相公雨鼎曰不然乃狀元雨也召為秘書省正字時秦檜力主和議王倫使還金人欲以河南地歸我應辰上疏謂和議不諧非所患和議諧矣而因循無備之可畏異議不息非所患異議息矣而上下相蒙之可畏金雖通和疆場之上宜各戒嚴以備

他盜今方且肆赦中外褒寵將帥以爲休兵息民自此而始縱云積年之恥獨不思異時意外之患乎此因循無備之所以可畏也方朝廷力排羣議之初大則竄逐小則罷黜至有一言迎合則不次擢用是以小人窺見間隙輕躁者阿諛以希寵畏懦者循默以備位而忠臣正士乃無以自立於羣小之間此上下相求之所以可畏也臣願勿以和好之可無虞而思患預防常若敵人之在也疏奏秦檜大不悅出通判建州遂請祠以歸寓居常山之永年院蓬蒿滿庭一空蕭然體弱不繼人不堪其憂處之裕如也益以脩身講學爲事自是凡三王管崇道觀在隱約時胷中浩然之氣凜然不可屈張九成謫邵州交游皆絕應辰時通問及其喪父言者猶攻之而應辰不遠千里往弔人皆危之通判袁州凡所予奪人無異詞始至或以其書生易之已乃知吏師所不能及丞相趙鼎死朱崖扶喪過郡應辰爲文祭之曰惟公兩登上宰皆值艱危之時一斥南荒遂爲生死之別事已定於蓋棺恩特容於歸骨吏付之火

其子借三兵以歸道出衢州章傑爲守希檜意指應辰爲阿附爲死黨符移訊鞫徧搜行橐求祭文不可得時胡寅遺檜書謂此事不足竟事乃寢通判靜江府逾期不得代乃訟檜歸省其母繼差通判廣州時檜所深忌者趙鼎張浚鼎既死而浚獨存未快其意江西運判張常先箋注前帥張宗元與浚詩言于朝其詞連逮者數十家將誣以不軌而盡去之獄旣具檜死應辰幸而免明年召爲吏部郎官遷右司母老乞外丞相苦留之曰方進用未應爾應辰曰親老矣不可緩乃出知婺州郡積欠上供十三萬繼朝廷命憲漕究治應辰謂急則擾民乃與諸邑蠲宿逋去苛歛定期會室滲漏悉爲補發尋丁內艱去廬于墓側服闋除秘書少監遷權吏部尚書李顯忠冒具安豐軍功賞五千餘人應辰奏駁之權戶部侍郎兼侍講應辰獨員當劇務節冗費嘗奏班直轉官三日而堂吏增給食錢萬餘緡工匠洗濯器皿僅給百餘千而堂吏食錢六百千塑顯仁神御半年功未及半而堂吏食錢已支三萬銀絹六百

匹兩他皆類此上驚其費冗命吏部裁之金渝盟詔求足食足兵之策  
應辰奏曰陸贄有云將非其人兵雖多不足恃操失其柄將雖才不爲  
用臣之所憂不在兵之不足在乎軍政之不修自講和以來將士驕惰  
兵不閱習敵未至則望風逃遁敵旣退則謾列戰功不惟佚罰且或受  
賞方時無事詔令有所不行一旦有急誰能聽命以赴國家之難望發  
英斷賞善罰惡使人人洗心易慮以聽上命然後號令必行矣三十二  
年建儲以孝宗名與唐廬江王晉楚王同詔改爲睦應辰以爲與唐昭  
宗同白左相陳康伯遂改今名集議秀王封爵應辰定其稱曰太子本  
生之親議入內降曰皇太子所生父可封秀王暨內禪擬於傳位日降  
赦應辰言唐太宗受禪於高祖明年正月始改元乃從其說又議改元  
重熙應辰謂契丹嘗以紀年遂改隆興一朝大典禮多應辰所定議太  
上尊號李燾陳康伯密議以光堯壽聖爲稱及集議或謂尊號始自開  
元罷於元豐今不當復況太上視天下如葉弊徒豈復顧此應辰王之

尤力或又言至上奉親烏得援元豐自却爲比於是議狀書者半不書  
者半明日應辰復與金安節等十二人各陳所見大槩謂光堯近乎神  
堯壽聖乃英宗誕節嘗以名寺御史周必大亦以爲問應辰答以堯豈  
可光是語有聞之德壽者高宗因上過宮云汪應辰素不樂吾於是  
有詔尊號之議已嘗奏知不容但已安節等遂奉詔應辰連乞補外遂知  
福州未幾升敷文閣待制舉朱熹自代在鎮二年會朝廷謀蜀帥乃以  
敷文閣直學士爲四川制置使知成都府陛辭特降詔撫諭入境以書  
與宣撫使吳玠令以撫諭詔申嚴號令旣至免利路民餉運徙沿邊戍  
兵就糧內郡縱保勝義士復業存左藏所解白契二百萬以備不虞悉  
奏行之有謂蜀中綱馬驛程由梁洋金房山路峻險宜浮江而下詔吳  
玠措置執政大將皆王其說應辰與夔帥王十朋力言其不便遂得中  
止二稅勘合每貫取三十錢乾道詔旨嘗減三之一有欲增之者應辰  
與兩漕臣列奏言勘合不以鈔計而以貫石匹兩計是陽爲減而陰實

增之也以成都一路計之歲入三十萬以今所增爲六十萬計以四路不知幾倍雖非興利者所便而民受其賜多矣璘時駐蜀口武興精兵爲天下冠旣老且病應辰密奏以關陝大將係國安危所當預圖於是執政傳旨若璘不起令制司暫領其任璽璘死應辰遂攝宣撫之職蜀道晏然虞允文尋以知樞密院事宣撫四川應辰援張浚例乞罷制司不許總所牒委官覈四川匿契稅應辰奏其不便者四曰妨農廢業曰縱吏擾民曰違法害教曰長姦起訟比戶部已令人自首州縣收併已不少其未盡者有見行法令不宜爲此煩擾上曰論極有理速罷止之蜀大旱詔問救荒之策應辰奏利閬絲梓軍馬糧料隨民力均敷官雖支糴錢民不得半價若選官就歲熟處糴之可以寬民力第無錢束手乞給度牒上曰汪應辰治蜀甚有聲且留意民事如此給度牒四百永爲糴本振濟遂移書諸路漕臣亟救荒且以絲劍和糴告之而全蜀蒙惠劉珙拜同知樞密院事進言曰汪應辰陳良翰張斌學行才能臣所

不及已得旨召還邛之安仁年飢挺起爲盜害及旁郡卽具奏且檄茶馬使招捕旬月間誅其渠魁餘悉撫定或白之虞允文曰汪帥得無掩盜事不上聞乎宣司乃密奏使人給應辰曰邛寇事未敢奏不審制司如何應辰以奏檢報之允文內愧將行代納成都一府激賞絹估三萬三千九百八十四匹冬入覲陛對以畏天愛民爲言上曰卿久在蜀寬朕西顧憂軍政民事革弊殆盡蜀中除虛額民間當被實惠應辰奏虛額去則州縣寬尚有两事曰預借曰對糴預借乃州縣累歲相仍對糴則以補州縣闕乏民輸米一石卽就糴一石或半賈或不支且多取贏陛下近捐百萬除預借之弊對糴患止數州願并除之則弊革無餘矣除吏部尚書尋兼翰林學士拜侍讀論愛民六事廟堂議不合不悅者衆一日陳良祐登對上告以汪應辰言卿在蜀多誕謾良祐奏臣與應辰昨同從班應辰請外得衢州臣惜其去同奏留之時邊奏方急臣不知應辰將爲便私計也奏旣上應辰以此大憾乃爲是說以中臣耳上

曰乃爾邪應辰在朝多革弊事中貴人皆側目德壽宮方斃石池以水銀浮金鳧魚于上上過之高宗指示曰水銀正乏此買之汪尚書家上怒曰汪應辰力言朕置房廊與民爭利乃自販水銀邪應辰知之力求去會復出發運均輸之旨歎曰吾不可留矣但力辨羣枉則補外之請自得乃力論其事有害無利遂以端明殿學士知平江府韓玉被旨揀馬過郡應辰簡其禮玉歸諧之於上曰臣所過州縣未有若平江之不治者上怪之平江米綱至有折閱事上連貶秩力疾請祠自是回家不起矣以淳熙三年二月卒于家應辰接物溫遜遇事特立不回流落嶺嶠十有七年檜死始還朝剛方正直敢言不避少從呂居仁胡安國游張栻呂祖謙深器許之告以造道之方嘗釋克己之私如用兵克敵易懲忿窒慾書剛制于酒徵室剛制皆克勝義可不常省察乎其義理之精如此好賢樂善出於天性尤篤友愛嘗以先疇遜其兄衢雖無屋可居不顧也子逵繼登進士第仕至吏部尚書端明殿學士

宋故龍圖閣學士宣奉大夫致仕新安郡開國公食邑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程公大昌神道碑

周益公

故吏部尚書程公以龍圖閣學士就第踰年而卒其子準等持兵部侍郎楊公大灋所狀行實屬必大以銘予與公同年進士數嘗同僚厚我莫如公知公莫如我其何敢辭恭惟孝宗皇帝聖學高妙厲精政事尤有知人之明惟公歷兩省六曹以該洽直諒見知相與論道統評政體在廷少比公亦忘身徇國思爲朝廷植悠久之計其在外則心乎愛民長慮却顧未嘗便文自營士大夫皆以不大用爲恨及事壽康皇帝興念舊僚疊加恩禮而左右之裏言公亦老矣無意任進得謝于家盡發所蘊著書立言啓迪後生蓋其自幼至老機祥卜祝無所信玩好技藝無所嗜惟通經評史考古驗今一事未詳一理未窮弗措也其始終大槩如此若乃爵里議論則可一二數公諱大昌字泰之按程氏其先出

自重黎周有休父封於程地在關中子孫散居西北有開府儀同三司  
靈洗者效節蕭梁著功於陳封忠壯公南史以爲新安海寧人即今徽  
州休寧也厥後或北歸或遂留故公爲休寧人曾祖晟娶洪氏祖士彥  
娶金氏父畎累贈正奉大夫妣淑人陳氏世積善尚義孜孜教子至公  
穎悟殊常兒十歲能爲文紹興癸亥重立太學年甫冠矣一試即預選  
學官爭爲延譽二十一年登進士第以左迪功郎主吳縣簿丁正奉憂  
服除獻文於朝宰府奇之二十六年除太平州教授明年召爲太學正  
三十年詔館職必試乃除初召朱熙載等再召劉儀鳳等皆辭上命宰  
執擇人不許辭以公應召仍諭上旨遂除秘書省正字改左宣教郎三  
十二年六月孝宗受禪擢著作佐郎初政銳意事功命令四出貴近或  
預密議公因輪對及之尋命百官條弊事公又極言漢石顯知元帝信  
已先請夜開宮門之詔他日故投夜還稱詔啓關或言顯矯制帝笑以  
前詔示之自是顯真矯制人不復言國朝命令必由三省防此弊也請

自今被御前直降文書皆由省審奏乃得行以合祖宗之規以防石顯  
之姦又論云歲完顏亮入寇無一士死守而兵將至今策勳未已惟李  
寶捷膠西虞允文戰采石實屠亮之階今寶罷兵允文守夔此公論所  
爲不平也上聽其言二皇子就傅遴選擇官僚九月以公爲尚書駕部  
員外郎兼恭王府贊讀又兼兵部郎官隆興元年兼慶王府直講十二  
月丁母憂乾道二年春服闋召爲考功員外郎六月復兼恭邸贊讀八  
月遷國子司業二年十二月兼權禮部侍郎一時文柄舉屬公其成就  
人才不可計凡今老師宿儒多公門生也五年正月兼權直學士院宣  
對選德殿上曰朕治道不進如何公知上志在恢復迎合者多即奏陛  
下勤儉過古帝王北虜自通和知尊中國不可謂無効但當求賢納諫  
使政事日修則大有爲之業在其中不必用迎合之言求奇策以幸速  
成又言淮上築城太多緩急何人可守臣謂設險莫如練卒練卒則在  
選將上深然之後數日再召對上曰卿前言朕儉是也獨病風俗太奢

用度不足今早與大臣議立法以止之公奏居室衣服吉凶之禮皆有  
著令要在上之人持久以化之耳上又問卿更有何事為朕言之公曰  
事有大小有先後今四方獄案必經聖覽大臣因是亦困省閱何暇議  
大事急先務乎往陛下嘗增左右司為四員若漸復減員分以委之中  
書之務清矣後數年迄如公言八月除直龍圖閣江東轉運副使蓋公  
求試民事故以鄉部寵之公引嫌改浙東提點刑獄越帥多大僚適歲  
豐酒稅溢額漕臺不敢問乘公攝帥遣其屬挾朝命括羨財且將增額  
公力拒之曰某寧罪去不可增也越人迄今德公七年復徙江東運副  
詔勿引嫌公猶不自安踰年乞祠就徙江西路公曰可以興利除害行  
吾志矣九年歲檢出錢十餘萬緡代輸贛吉臨江南安四郡五等夏稅  
折帛遺飢民為盜之原又遷吉州造船塲於臺治以省費革弊凡古舊  
欠皆捐之清江縣有破坑桐塘兩堰塌江四十里護田千三百七十頃  
民居陸地又三百頃堰壞四十年歲罹水患公力復其舊又奏漕臣遇

代積累欠數病州縣乞行蠲削淳熙元年冬詔可凡乾道七年八年諸  
路欠稅賦丁役及他錢物併除之由公一言上恩及天下矣歲滿再任  
進告不下宰執問其故上曰程大昌職事修舉自合加職乃陞秘閣修  
撰二年四月召為秘書少監九月兼權中書舍人六合塔僧以鎮潮為  
功求內降給賜所置田產仍免科徭公奏二稅外和預買折帛正額外  
科借皆科也保正長身丁雜役皆徭也僧寺既違法置田復移科徭於  
民奈何許之况自紹興二十二年修塔之後朝果不齧岸乎御前置忠  
銳忠武軍以浙西路鈐轄李師古兼統制帶御器械戚世明兼訓練援  
例增請給公執不可其命俱寢俄兼崇政殿說書二年四月除權刑部  
侍郎升侍講五月兼國子祭酒公言辟以止辟未聞縱有罪為仁也今  
四方讞獄例擬貸死臣謂有司當守法人主察其可貸則貸之如此則  
法伸乎下仁歸乎上矣上以為然舊法宰執初除轉廳皆有給使減半  
其後太尉使相三少而上往往取旨視樞密使都官用例浸失法意公



請自侍從而執政自執政而相則爲初除法當全與餘爲轉廳皆減其半遂爲定制上知公特立不避怨滋欲用之四年八月兼給事中江陵統制官率逢原縱部曲毆百姓守帥辛弃疾謂曲在軍人坐徙豫章公極論不可上曰朕治軍民一體逢原已削兩官降本軍副將矣康與之在紹興時以詆諧進後坐事長流廣南至是有與爲地刊除舊犯還其資歷公封還勅黃上喜曰待遷擢卿其益盡心毋避忌十月落權字五年正月同知禮部貢舉御製原道辨尋易名三教論獨公與聞之六月進吏部右選侍郎兼同修國史舊小使臣注令尉若監鎮兼煙火者驗老病而已公以其親民面令讀律且詰其大指不通者輒罷遣八月無權尚書六年夏正除權吏部尚書公遇事啓請知無不言如論軍中強壯子弟及西北伉健之人不可輕聽離軍禁衛不以膂力進今率三年輒補外官用違所長宜留實三衙又欲酌紹興舊制命諸軍挽強資稍示勸誘又請究歸正僞冒裁減添差以寬州郡而奏堂白累萬餘言會

舉行中外更迭之制公力請郡是冬除敷文閣直學士知泉州陞  
諭曰凡有見悉奏來自南渡後泉爲台信建昌邵武四郡代輸銀二萬  
四千兩諸縣竝緣苛歛預借公條便民事具言本末有司持之未下明  
年首爲民代輸一年且乞禁絕後日預借又蠲前歲秋苗之未輸者八  
年春汀賊沈師作過詔斡其徒公請罪止渠魁赦其脅從仍許徒中  
相糺可使亡命解散不然數州挺亂是堅其附賊也宰相然公言奏行  
之是冬沈師獨與死黨竄伏漳州山谷間距城百餘里州有左翼軍戍  
將蕭統領者卷甲赴之逮夜力疲搏賊不勝死焉閩中大震漕檄左翼  
統制裴師武出兵師武置司左泉謂帥符未下不敢擅與公手書趣之  
曰事急矣有如帥責君可持吾書自解又取前得釋脅從之旨散榜以  
間其黨師武至漳郡情頓安捕獲謀者十餘曹積歲兵器謀刻日縱火  
爲賊內應微公先事從權趣師武行漳且屠矣太守劉立義郡人今在  
司郎中鄭公顯馳書謝公曰城邑獲全公之賜也終更提舉汀州太平

興國宮十三年秋起知建寧府十四年復提舉南京鴻慶宮自公爲郎  
首侍壽康於王邸多所宏益其後間謁東宮必款語移時嘗用家人禮  
許見今上及公主親取寶器酌酒飲公受禪之初與宮僚一等推恩紹  
熙元年加寶文閣直學士起知明州示將復用遽以祠歸四年起進龍  
圖閣直學士明年請老進本閣學士致仕皆非常典也慶元改元十一  
月甲申以疾不起享年七十二積官宣奉大夫爵新安郡開國公食邑  
二千一百戶食實封一百戶贈特進公自宦遊去鄉里樂吳興溪山之  
勝而卜居焉晚得安吉縣梅給鄉邸閣山規營屋域未成而卒淑人陳  
氏公母之從兄女生百日值方臘亂父母携孺匿谷中祝曰兒若貴勿啼  
自是悄然既長歸公事舅姑以孝聞生諸子躬自鞠育公嗜書未嘗省  
家事宿祭孔時淑人力也年七十六遭公喪謂諸子曰吾得從而父足  
矣病不服藥後公西十七日安然而逝遂合葬焉二年四月辛酉也四  
男准朝散郎新通判太平州本早世阜朝奉郎知上元縣覃宣教郎新

浙西茶鹽司幹辦公事三女長適承直郎監行在文思院都門鄭汝止  
次適奉議郎新知湖州武康縣丁大聲季蚤亡孫三人端復登仕郎端  
節端履以遺澤補官女三人公有文集若干卷別著禹貢論五十二篇  
辨江河淮濟漢弱水黑水甚詳凡諸儒捨經泥傳注失禹本指者一皆  
正之又爲山川地理圖端明殿學士汪公應辰博洽重許可讀之大歎  
服謂不可及公在講筵遂以進御天語嘉獎今行於世別有演蕃靈契  
卷攷古編易老通言易原雍錄四書各十卷北邊備對六卷書譜二十  
卷取五十八篇互相發明篇爲一論挾隱正論尤有功於學者嗚呼若  
公可謂博學篤志者矣銘曰

浩浩萬古孰知其津擾擾萬生孰致其身偉歟程公絕類離倫氣以直  
養業以勤精士之指南國之寶臣其在兩禁昌言復君使于四方仁心  
芘民胡不弼諧迄其經綸歸而著書極道之真既沒言立庶幾不泯自  
歎而湖肇自于今有式新阡尚考斯銘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九

行實備錄

宋故朝散郎知邕州軍州兼管內勸農營田事兼廣南西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峒都巡檢事兼提點買馬事竹洲先生吳公徹行狀

程正惠公

曾祖師政 妣程氏

祖俊 妣汪氏 繼妣魏氏

父舜選故任奉議郎賜緋魚袋 妣金氏封安人

公初諱備避秀園諱改曰徹字益恭吳其姓也吳自秦伯以國得姓其子孫散四方譜謀不可攷獨居歛之休寧者最盛公之高曾世以長者稱薄取而厚施視糴之貴平其價以出之施及旁郡全活者甚衆至奉議公襲德彌厚一夕與夫人金氏坐月下有二星飛入懷衆異之曰其吳氏種德之證有子之祥乎已而宣和之甲辰果生國錄公俯乙巳十

二月之朔文生公公生而穎悟日誦千餘言十歲屬文已能道老生宿儒之所不能道弱冠與國錄公游太學時四方之英俊萃焉月與角筆墨短長輒居首選儕輩相與歎服爲之語曰眉山三蘇江東二吳以上舍高選登紹興二十七年進士第調明州鄞縣尉三十二年遇恩陞修職郎隆興元年獲強盜改承事郎二年差充婺州教授不赴乾道二年差知饒州安仁縣四年轉宣教郎七年丁母艱服闋淳熙元年轉奉議郎通判邕州五年任滿轉承議郎被召上殿除知州兼廣西四路安撫都監提舉欽廉等州盜賊公事沿邊溪洞都巡檢使兼提點買馬事親老勾祠主管台州崇道觀六年轉朝奉郎七年轉朝散郎差知泰州勾祠復主管台州崇道觀十年致其仕以淳熙十年二月二十七日卒享年五十有九公天資雄渾學該體用高遠而不爲迂切近而不爲陋上下數千年間世變升降制度因革燦然若指諸掌而能劑量之以道出入諸子百家天官稗說靡不洞究而能折衷之以聖人之經故其發爲

文辭涵涵演漾嚴潔淵奧每一引筆若飄風驟雨不可止遏旁觀駭立悚汗而公初未嘗屑意也公英邁慷慨忠義激烈雖窮居厄處抱膝長吟常以社稷安危爲己任方隆興天子銳意北向效奇獻策者無筭公獨慨然曰是碌碌者釣取爵位耳烏足與語大計使吾得當一面提精兵數萬必擒頡利以報天子蓋公平日之志也當時宗工鉅卿如晦菴朱公南軒張公東萊呂公龍川陳公梭山陸公石湖范公止齋陳公及知名之士數十人皆與公友善公之倅邕也南軒以書告晦菴曰吳益恭忠義果斷緩急可仗未見其匹及歸自邕而得對也南軒書孔子之剛曾子之勇南方之強三章以諭別既而又以書相勞於中都曰益恭才氣事業烏可掩抑對揚忠言必當上意至龍川則反復太息編告于東萊與石天民曰此君蹉跎日以老矣今茲得對或有遇合之理其爲一時名公所慕重蓋如此初公未第爲太學錄時天子厲精以選平廉察中外一日且至膠庠公曰此曹挾小忠簸弄耳今闕足至此異時六

館之士以非所宜言與大不敬論報豈不上累聖朝執而答之曰國有  
令汝無故烏得輒入卒噤受答去不復至蓋公之風裁峻整臨機果決  
已見於爲布衣時得第尉鄞鄞竝海盜出沒鬼神不可踪跡間來掠民  
家輒去朝廷雖宿將重兵不能禁公潛布耳目盜所至輒知之單馬徑  
造捕者隨至盜驚謂神卒有先登被創者公解駝裘以衣之親與傳藥  
士卒皆感慨爭奮願空賊以報及宰安仁安仁舊號冷邑公至則庸吏  
厚民薄征緩賦異時負販少有至者公立爲會市會之日官無征斂市  
不二價約束明肅商賈四集皆得所欲以歸於是井邑饒富江東壯縣  
或愧焉時歲大旱公度民將艱食預約一縣戶口所欠米若干令富民  
儲蓄以備境內賴以不飢會旁境飢民百十爲群攫食偷活惡少年乘  
之爲盜勢駸駸且犯境州人以其憂遣兵數百戍之或有勸公避者公  
奮然曰吾爲令顧委命若等是謂草間求活吾寧與賊死况不必死乎  
藉丁壯閱之公馳馬橫槊其間聲勢張甚有無賴子誦聚旁邑所爲者云

外出新意殺之以令盜聞之皆恐思縮頸不敢犯事已自効不報然不  
便者從而媒孽之以是坐累數年公嘗言於孝宗皇帝曰盜賊弄兵驚  
陛下之赤子甚至阻山澤殺吏士遣大將發重兵而不能定皆由帥憲  
守令罷軟不任職治之不早以至滋蔓難圖仁哉斯言使安仁非公盜  
滋蔓矣法吏乃反以爲公罪此識者所甚痛也暨通判邕州沿邊溪洞  
蠻獠少不得意則反側南軒張公經略廣右有疑事悉以咨公實郵筒  
往來籌畫日至再至三公曲爲之盡畢就條理郡闕守檄攝郡事有自  
杞蠻者勢強盛服屬化外諸國至羈縻州境上其人皆長大勇悍善鬪  
歲數千人至橫山布馬日益橫忽其酋必程持國書來爭論淳熙三年  
蠻人與其官兵相殺傷因及十餘事以乾正爲年號州人大恐公嚴兵  
庭見之其詞色驕甚公責以汝國本小小聚落只因朝廷許汝布馬歲  
得銀帛二十餘萬今三十年矣汝國以此富彊役屬諸蠻若忘朝廷厚  
恩邪輒敢妄有邀求吾當聞諸朝絕汝買馬之路又以不用本朝年號

且犯廟諱詰之酋遂屈服有田州下閉洞首領凌謚以掠良民與化外諸國爲市人易金一兩伎藝者倍之每歲上邊買馬遣丁夫除驛道輒爲掠去公屢委所屬出問謚不伏以兵擒之梟首於市遠近稱快又有安平州酋長李械藏匿逃遁窺伺回測累年帥憲不能令州有虞兵逸去公大書尺紙示械如期而來且惶懇遣使以書幣請罪公責而釋之還其書幣械歎往時太守率以賄遷公清如水吾敢慢乎於是兩江五十餘洞告戒部落無有餘者且曰吾寧貧窮毋犯吳公留邕三年績効不可殫紀南軒露薦于朝得旨赴都堂審察去之日若士若民若吏若兵合數千人遞道流涕奔告諸臺借留公陞對首論恢復天下之大勢有二天下之大計亦有二有紛紜未定之勢有立國相持之勢紛紜未定之勢利疾戰立國相持之勢宜緩圖方逆亮就戮中原之勢幾至紛紜諸將反不能渡淮而發一矢及葛虜定位南北之勢復成立敵張浚虞允文乃欲長驅以定中原進退緩急皆兩失之此功業所以未建今

之議者不察持苟安之說者欲保守江左爲欲速之計者便謂中原可平臣未嘗不痛惜於斯也臣願陛下治兵積粟涵勇韜力俟彼之勢寢以陵夷則以舟師出其東蜀兵出其西且戰且守稍稍前進東自齊以圖晉西自隴以圖秦爲祖述譙梁戰守之謀而無桓溫劉裕深入遠關之患迨其壞亂糾合諸侯之兵以天聲震之一戎衣而天下定矣若彼之勢未至於是雖一兵一騎不可輕動聞者始知公規略宏遠區畫精密平日慷慨自許非孟浪叫呼者也使公獲展其志應敵着數各隨局而如環無端功業可量也哉及論自杞蠻二廣官吏與治賊之方皆切中事機孝宗皇帝嘉獎欲除公御史適邕又闕守上以馬政爲憂復以邕筦屬公時奉議公已八十公曰吾奉親以往乎親且老離井里以戚吾親非孝也上方以孝治天下其念我乎力請上爲惻然予祠已而思之擢知泰州復以親老請祠公孝友出於天性常視奉議公嘔笑以爲欣戚所居之前有洲廣數畝舊種竹蒼翠可愛奉議公樂之於是結廬

其上環以秋冬不凋之木日奉觴酒怡愉其中又以餘閒與從游之朋窮經論史攷德訂業四方之士聞之負笈而至歲數百人居不足以容或相率結茅其傍因號爲竹洲先生公分齋肄業如安定胡學之法以教之士由以成材者有方公恬首春官汪公義端首臚傳其他簪佩滿州縣言有章行有操官有業問有學未有不自竹洲之門者公之沒也奉議公已九十呼其子泣然流涕曰子之事親也生有養死有送今吾先而祖以死有餘恨矣汝其毋忘乃父之志以事而祖又曰汝其知所以立身立家乎忠孝者百行之本也恭儉者百行之端也其了然於死生之故有釋老所不能及者娶金氏封宜人後公六年卒以紹熙元年四月某日合葬于績溪縣高車原男四人載宣教郎簽書高郵軍判官聽公事圻暨垌女一人適奉議郎知袁州萬載縣事王僕孫十一人鎬鉉錫鎮錚鑑銓鐔鏞銘錡曰鑑出繼國錄公長子屋之後曰銓出繼國錄公次子塾之後孫女二人長適承議郎知江州瑞昌縣事韓楚卿次

幼未行卓於公同里閔先伯父文簡尚書與公同肄業而公之季子垌又從予游故知公之出處頗詳嘗論公之才足以佐理天下而身不得居卿相之位公之氣足以併吞胡虜而身不得任鈇鉞之寄公之節足以揮斥姦慝而不得綱維國之風憲公之文足以磨光雲漢而不得黼藻國之綸綍公之命固有所制矣然孝盡於親道信於友名尊於身識與不識皆知公爲一世偉人公之所以不朽孰得而制哉公嘗作尊已堂記謂天爵義榮已所有也可常尊也人爵勢榮得失在命不可常也士大夫喪其可常之尊乃藉夫不可常尊者以華其身得則喜失則悲甚而苟得至於忘恥是何異乞墦間之祭醉飽而歸其妻妾方羞且泣而施施焉未之知也晦菴朱公見而喜曰往者張荊州呂著作皆稱吳邕州之才今讀其記文又有見其所存然則雲霧晦冥日月之光景常新公之存固有用舍得喪不得易者有文集三十卷行於世或謂其峻潔類賈長沙雄麗類蘇內翰風騷類柳柳州世必有能辨者不待予言

也公歿既有年其孫鉉入都門涕泣謂予曰先祖言行久未編次將遂湮墜敢稽首以請予辭不敢鉉之請愈力因槩書其大節以備太史氏采錄云謹狀嘉定十五年十一月日通奉大夫同知樞密院事休寧縣開國伯食邑九百戶食實封一百戶程卓狀

程君正思端蒙墓表

朱文公

士患不知學知學矣而不知所擇之爲難能擇矣而勇足以行內不顧於已私外不牽於俗習此又難也嗚呼若番陽程君端蒙正思者其所謂知所擇而能行之者歟乃不及一試而又無年以死使人不得見其德業之所成就是可哀已正思天資端慤自幼已知自好稍長即能博求師友以自開益遂以詞藝名薦書既乃見予於婺源聞諸老先生所以教人之大指遂慨然發憤以求道修身爲己任討論探索功力無人雖其精微或未究極而其固守力行之功則已過人遠矣始時名下之字同於周程至是亟請其父而更焉其居家事親能開義理於幾微之際

多所感悟而不失其驩心喪毋葬祭推本古經以正流俗之繆鄉人多以爲法其在大學儕輩類趨時好不復知有聖賢之學正思擇其可告語者因事推誠誨誘不倦從而化者亦頗衆然其爲人剛介不苟合聞人講學議政有所未安輒造門辨質或移書譬曉必極其是非可否之分而後已會大臣有樂豪縱而賤名檢者見修飭即以邪氣目之而又言於上曰是屬且能亡人之國於是學官承其風旨因課試發策直以王程蘇氏之學爲問蓋將以其向背爲取舍對者靡然無敢正言其失正思獨奮筆抗論無所依違而所以分別邪正之間輕重淺深又皆平理雖竟以是無所合而歸然其抑邪與正之助亦多矣既歸即以病不起紹熙二年十一月一日也享年四十九聞者莫不哀之方疾革時手書來曰端蒙死不恨恨不克終養而卒業於門耳然已無可言願先生自愛蚤就群書以竣來哲世不我知天豈亦不我知也哉予雅意正思任道勇而用志專必能卒究精微之蘊以廣斯道之傳者遽讀其書不



覺失聲流涕既而視其筆跡謹好如常日又知其閑於死生之際如此  
爲之痛惜而又不能平也明年正思之父將葬正思於其鄉之曹公塢  
使其二弟端臨端本狀其事以來請所以表其墓者予按其言正思曾  
祖宏祖汝能皆有鄉行父易今以修職郎致仕母俞氏妻王氏生一男  
師聖一女適同縣董清而他則與予所聞者皆不異又觀其言正思自  
少謹信異常兒大父將沒知其可託以一老婢諉焉正思時年十四五  
涕泣受命護視勤懇十有六年始終無少懈至是屬疾雖病尊親臨之  
必冠巾乃敢見將卒悉屏婦女戶外戒治喪無用浮屠法所以告二弟  
朋友皆人倫大法所繫不雜他語是皆宜書因并前所論者書之使碣  
墓上後之君子庶有考焉紹熙三年秋九月乙亥新安朱熹述

程知錄洵傳

汪路教

程知錄洵字允夫婺源人父鼎朱韋齋先生內弟少孤與龜山門人羅  
仲素蕭子莊數公從韋齋學于閩韋齋贈以六言皆事親修身爲學之

要鼎拜受其言益自樹立博覽經史尤好讀左氏傳爲文輒效其體不  
能屈意舉子尺度以故不利場屋韋齋嘗有舅家今三世筆耕未逢秋  
之嘆家故貧至鼎益困中歲奉親徙居窮山間自號韓溪翁晦菴先生  
表其墓洵初以詩文求教文公公答書曰如欲爲文章士而已自應不  
在他人後如果有意古人之學則所示猶未得其門嘗以道問學名齋  
文公易其扁曰尊德性因爲作銘其他往復問答累數十書載于大全  
集者僅十三書耳初任衡陽簿士友雲集登其門者如出文公之門再  
調廬陵錄參與新使君不協臺章有吉州知錄程洵亦在僞學之流之  
語洵與文公書曰濫得美名恐爲師門之辱公答曰今日方見吾弟行  
止分明又云滕珙兄弟謂與吾弟爲中表因其有志宜善誘之鄉里少  
知此學得從事者衆漸以成風亦非細事洵沒文公祭文云中外兄弟  
蓋三幾人有如允夫尤號同志學與時背仕皆不逢猶計暮年更相勉  
勵卒其舊業以畢餘生何意允夫之才學而遽止此邪有克庵尊德性

齋集十卷周益公序之曰平正和粹揚誠齋愛之謂如寶玉大弓云其  
 後有名樗字文伯韓溪翁之裔孫也謁文公于精舍求為學之要復往  
 見南軒先生討論至極復親炙董公叔重相與問難遂留學一年歸文  
 公語曰學問之道無他求其放心而已由是篤意家學不事舉子業里  
 有訟不決者為開道理雖頑囂亦感悟丙午歲歛鄰境有椎牛劫廩因  
 為嘯聚樗挺然入群從容撫諭眾解散去其家學淵源素知於人如此  
 年五十作原化論深達性命之理纂集先賢格言若干卷晚號翠林逸  
 民至粗淺與程允夫書示諭室為非惟無以仰聖已功夫所常用力  
 於州里之問矣此其可懼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  
 切至到真當朝夕提撕然論其細微則區區所愧亦已多矣尚何以為  
 賢者觀省之助乎今當彼此各致其功庶異時相見無愧於今日  
 便不往還也善所論向來有解紛之意固是然亦平山持已不當  
 交責而速改之善所論向來有解紛之意固是然亦平山持已不當  
 悔也所速改之善所論向來有解紛之意固是然亦平山持已不當  
 得識之於心而見諸行事則為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  
 字但欲畧見此義理則為有以發於愚言矣祠閣二記皆不成

錄成尚未寄到到則庸庸無一人寫得只有一本不敢遠寄且亦未  
 定不熹頗知昨還里中頗有出山之意格超萬程變精當雖諸老且猶  
 矣屬之雖知不足以前未以當盛意至於意格超萬程變精當雖諸老且猶  
 撫手所復多佳其尚未以當盛意至於意格超萬程變精當雖諸老且猶  
 旦夕亦須西去餘弟言前日發願中崎嶇道者六日乃抵城府其樂  
 便先少事欲與吾弟言前日發願中崎嶇道者六日乃抵城府其樂  
 人蕭散之趣不免於塵埃局從無由到古人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詩亦不可不讀近世詩人當錄其奇者讀之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山愈過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當錄其奇者讀之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日三鼓作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當錄其奇者讀之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長進見得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當錄其奇者讀之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費力見得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當錄其奇者讀之佳處也如選詩不足  
 相遲鈍之分却與自家易明但似少却味覺得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  
 如遲鈍之分却與自家易明但似少却味覺得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  
 非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吾宿說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  
 歸宿處曾奉答云講了便將來踐履即吾宿說此更須熟讀近世詩人  
 草此為報不能多及餘惟力學○王雙溪程予出夫集序似有未  
 居同是學術允夫在輩流中藉藉有聲而予出夫集序似有未  
 隨恨相識之晚允夫在輩流中藉藉有聲而予出夫集序似有未  
 是始恨相識之晚允夫在輩流中藉藉有聲而予出夫集序似有未  
 予始來歸其婿黃君昭遠集序似有未

勝而詞彩附之海鍊藥俱不苟作蓋允夫早名薦書晚綴仕藉素所  
蘊蓄不獲見於事業而推寓於其文故所成就如此此是為不藉素所  
地無賦矣昔者先友竹溪居士張公公予嘗為予言為文猶在下善釀  
稻林必時時發其齊水泉必香投於一器既熟去其糟粕沉濁在下青  
醞也惟文亦然讀允夫之文者當以是觀之

朝奉大夫賜紫金魚袋致仕滕公璘墓誌銘 真文忠公

乾道淳熙間子朱子倡道南方海內學士至者雲集新安滕公德粹時  
甚少與弟德章奉其尊君之命以書自通而謁教焉子朱子復之曰夫  
學者患不知其歸趨與其所以蔽害之者是以裴回岐路而不知所從  
入今足下既知程氏之學不異乎孔孟之傳而讀其書矣又知科舉之  
奪志佛老之殊歸皆不足事則亦循是而定取舍焉耳復何疑而問於  
僕邪意者於其所欲去者未能脫然于胸中所欲就者又雜焉竝進不  
無貪多欲速之意是以雖知其然而未免有茫然無得之嘆耳足下誠  
有志則願暫置於彼而致精於此取其一書自首至尾日之所玩不使  
過一二章心念躬行若不知復有他書如是終篇而更受業焉漸涵之

久心定理明將有以自得之矣論語一書聖門親切之訓程氏之教尤  
以是為先足下不以愚言為不信則願自此書始後數年子朱子自寓  
里來歸始以弟子禮見於是得大學中庸章句而熟復焉既而往仕四  
明又教之以親仁擇善為講學修身之助且曰楊敬仲呂子約沈叔晦  
袁和叔此四人者皆子所宜從游者也居數年子朱子於潭溪之上留  
止四旬問辨彌篤蓋公於師友淵源所漸如此故終身踐行不離名教  
之域至其用之而弗究則君子以為有命焉公名璘德粹字也世家徽  
之婺源考諱洙贈中奉大夫其德善族系見于子朱子之銘公少篤學  
誦書至丁夜弗倦洎舉于鄉入太學淳熙八年中南宮第四人對策又  
中乙科以恩陞首甲調鄞縣尉教授鄂州居中奉及母令人胡氏憂服  
除調四川制置司幹官用舉主更選知紹興府嵯縣簽書慶元府節度  
判官王管官告院奉仙都祠通判隆興府浙東福建帥司參議官尋得  
請致仕公早親有道明于義利取舍之分自其初第當得教官願俯就

一尉人謂塗轍差失公獨以近次便養爲喜雖箒楚塵埃間弗卹也今丞相將以掌故處公議未決時韓侂胄陰操國柄或勸公一見宜可得公曰彼以僞學誣一世儒宗以邪黨錮天下善士恨位卑不能爲萬言書疏其罪顧可謁之以干進乎卒請入蜀及自蜀還有欲引之班列者君終不爲侂胄詎復固辭故事禮部殿廬有一在高選鮮復作縣旣作縣鮮不爲職事官公獨從吏部選取郡從事以去其後倅貳大府矣不求爲州而求佐帥模其在三山也帥雅知公將奏俾因任公曰吾年至宜去可復戀斗粟貽俗子譏至其涖官行事則又有足稱者爲尉時嘗奉檄覈富室之訟賂遺交至卒不能毫髮汗有疆盜剽海濱密院下其名俾迹補公旣獲其六矣或謂賞格不滿一盍益諸公擢感曰陷人大僂而以徼賞安乎至獲造僞券者應格當賞亦不請也在制府以誠實不欺事其長議多見從後帥撤且急公與同僚約每白事逢帥之怒則姑斂退以待威少霽復白事多施行在剡適歲饑民告病甚常平使者

發粟賑廩之公極意奉行多所全活使者薦于朝有曰慈祥之政惠田里廉潔之操推重縉紳邑人以爲實錄及參議閩中有以利啖守帥而更粥鹽舊法者亭戶舟人皆失業怨聲嘈嘈公白帥弗盡從後帥至復力言卒還其舊乃已公旣從子朱子得爲學大方異時至東嘉又從故中書舍人陳公傅良問左氏要義陳公告語甚悉大略謂左氏本依經爲傳縱橫上下旁行溢岀皆所以解駁經誼非自爲書且告以六經之義兢業爲本公佩服焉其他與當世知名士更切磨不勝紀自少嗜學老而弗衰在蜀得官書數千卷載與俱東益求平生所未見即溪東爲堂貯之命曰博雅燕居無事蚤莫繙閱間及浮屠老子稗官小說惟意所適竹間爲亭扁以清心風日恬暢輒挾冊相羊其間自謂如魚縱壑鳥脫籠樂不勝旣年八十以朝奉大夫致仕賜紫金魚袋考終于家寔紹定二年六月丁巳其所爲文曰溪齋類藁若干卷夫人陳氏有淑行先卒贈宜人子某夔瀆貢士早世其其今某官某業進士女適進士

吳去智孫三人某某女二人公篤厚廉直自其所性與德章同游師門既先後收科則以世業盡遜二季之未仕者居鄉不以利自營不以私事撓官府在官時袁州郡所餽別貯之及歸里悉班諸親故之貧者一簪弗以自留族媼有喪勸其早治葬毋溺陰陽家說不能舉者助其貲垂沒教諸子守至大以奉天道其可謂俛焉孳孳而後已者矣自淳熙後義理之學日明然士多假竊形似簞弄筆舌間弗身踐也公初爲論語說子朱子善之因謂爲學以變化氣質爲功而不在於多立說公爲懷然自是不敢輕論著終其身嗚呼觀于朱子之所以教與滕公之所以學則工之有志于道者當知用力之地矣公之葬以六月庚申里曰瑞亭地曰井塢後五載予爲之銘銘曰

維古之學必貴躬履世習浸訛乃事口耳辨河說鈴紛焉四起回眊其人則或可耻猗與滕公克佩師指不諱於言而勉諸已我銘其藏以記學子

東隱程先生先墓表

方虛谷

先生之歿餘百年矣其五世孫園從回遊一日以狀乞表墓回素景先生名且狀出吾宗老秋崖公疑不必贅然狀法詳刻石難表其大者以示後於禮爲宜先生諱先字傳之程姓徽州休寧人所居曰陪郭所祖曰梁將軍忠壯公邑大族具團練公碑文團練者先生考也先生之行大者有三初團練公以偏師禦金人于池州死國難當錄其嗣先生哀痛固讓不受廬墓三年有異徵其孝也先生自以出伊洛後爲學務躬行不事佔畢隱居東山既老猶請益不已聞晦庵夫子爲世儒宗以掃墓還婺源擔簦見之夫子示以聖學大要時先生年已七十餘不能從遺其子事入閩夫子稱之其學也先生痛父死節以衣冠寔焉念當時無義士還其襯乃立司徒廟于家山司徒者梁茅勝嘗糾義士五人竊忠臣王琳之喪于陳而葬之故先生感激爲此其義也餘行事見狀者自當行世茲不得詳先生三子曰永正字長卿清遠軍承宣使同知閩

門事帶御巽職曰永奇即從晦庵夫子學者語錄所謂程次卿也曰永  
彰字季卿鄉貢進士孫三人曰瑜將仕郎曰璋太學掌書曰琬宣義郎  
曾孫三人曰元不仕曰仔奉議郎曰茂臨安府磨勘司主押官玄孫四  
人曰梧曰檜曰楨曰梓楨字伯祥與回同客秋崖之門故知先生然不  
及拜德容聆緒言顧伯祥亦已下世固乃能惓惓于先德可謂賢子孫  
矣

友堂吳先生小傳

家乘

先生諱景字叔夏其先居歙之富饒徙場田又還居向杲少立志爲學  
通五經時羅鄂州端良洪內翰景盧程尚書泰之皆負重名當世先生  
悉與之友文名籍甚淳熙丙申文公朱子以掃墓歸婺源先生幡然悟  
俗學之陋率先執經館下獲聞伊洛至論久之僞學黨作弟子多更名  
他師而先生志益堅徒步走寒泉精舍就正所學得文公心印文公深  
嘉之書翰往來不輟待之與滕德粹德章程允夫相等安貧守道意薄

進取以薦徵爲郡校書弗就先生嘗請得文公親筆四書注彙以歸終  
身守其師說造詣愈深泰之著雍錄禹貢圖演繁露諸書皆先生爲之  
折衷以嘉定己卯八月十五日卒葬向杲市北先生自號友堂學者稱  
友堂先生所著有易論及書說八十卷史評七卷詩文五十卷孫豫能  
守祖訓爲堂曰延芬儲書萬卷以待學者復取龜七月詩義築場圃木  
稼間自號場圃居士豫子龍翰字式賢咸淳甲子鄉貢用薦授迪功郎  
國史實錄院編校文字以親老辭歸爲堂曰躋壽日以娛親爲樂至元  
初鄉校諸生請充教授又爲臨容書院山長以詩名一時而行尤高古  
居喪不用浮屠法一尊古制好施予數莖無後之喪隣人歿亦蔬食三  
日自號古梅有詩十六卷王厚齋劉後村及秋崖虛谷三方公皆亟稱  
之龍翰子霞舉字孟陽號默室益究心家學所著有易管見六十卷筮  
易七卷太玄潛虛圖說十卷又有文公家禮考異一編弘齋曹公序稱  
之以爲文公忠臣當與張正甫儀禮識誤並行云

格齋先生程君末奇墓誌銘

葉茂叔

秀發起謫籍受命知微之休寧聞休寧有格齋先生程君正學篤行思友其人以自輔而君不幸前一月去世矣君之弟鄉貢進士永彰適來行都奉所狀事行以君子瑜之意請銘其墓秀發鄙陋何足以知君然以不及見爲恨則詎有不可辭者君諱永奇字次卿其先與河南程氏同出梁將軍忠壯公靈洗之後君曾祖諱昭以儒起家爲饒州軍學教授贈朝奉大夫妣俞氏贈令人祖諱全建炎初積武功至開州團練使池州統制封休寧縣開國伯死于忠贈太尉妣金人贈宣國夫人父諱先以長子恩累贈履正大夫妣劉氏贈恭人初履正公慟父死國誓守墓不仕刻意問學愛君淵頴有受道之資親聲謀之君亦厲志於諸經子史悉含英咀華而卒以反躬實踐爲事文公先生省墓婺源履正公挈君往拜請受教焉因令君侍歸建安問難究詰所造益遂踰年而歸文公手書持敬明義之說百餘言勉之君歸遂以格齋名其堂邑人子

弟從者雲集而郡縣大夫有稽古禮文之事悉來咨訪一言之下罔不敬服江西制闈請爲白鹿洞書院山長浙東帥專書幣聘爲塾師皆辭不赴履正公晚得痺疾君孝養備至務適其歡長兄永正以門功居臨安歷官帶御器械清遠軍承宣使君恒以國耻未雪勉之盡瘁以嗣世烈又用伊川先生宗會法以合族人舉行呂氏鄉約而凡冠昏喪祭悉用朱氏禮鄉族化之僞學雜作君去隱邑之東山值文公訃至合同同志者設位慟哭曰吾道已矣或傳其輓章于有司被繫數月乃免君於經傳玩索有疑誤者必謹識之晚歲訂其大義所繫者爲六經疑義二十卷四書疑義十卷又以明道定性書伊川好學論當與太極圖說西銘並行各爲之註釋一卷文公語類出于衆手純駁不一自加詮釋爲朱子語粹十卷中和之說文公蓋有遺憾爲集其語爲中和考三卷君以大學工夫始于格物自號格齋所著詩文曰格齋藁四十卷君年七十有一以嘉定十四年十二月五日終于正寢疾革前一日沐浴正冠而

坐門人交入問疾父之曰吾不能多言呼紙筆至大書一敬字曰守此足矣君配查氏賢孝慈淑與君比德子一人瑜也亦能劬書以世其學君墓在邑東三里許程家原嗚呼聖學之晦千五百年矣二程夫子始倡明之至文公先生與南軒東萊兩先生鼎峙而起號集大成雖更黨禍而有志之士終不自沮若格齋先生豈非特立不羣者哉秀發執經東萊之門嘗與聞先正之緒論而嘆同志者之不可復作也敬序其事而銘之銘曰

詞華相矜惟士之陋虛無相高惟士之謬倚君之生所稟既秀持敬明義得于師授刊彼詞華不懼世垢黜彼虛無不為道疚廓然此心六合宇宙其體具矣而用弗究也噫敬齋銘新安程君次卿從學梅菴夫受教焉且請以敬義名堂兼名其齋將出入顧瞻而示警也夫子善之於敬義之說可謂篤信力行矣問因汪君叔耕求予銘予聞河汾王氏有言君子之學發身而已豈以老莊為前却哉予不及識君然竊聞其人甚心曰直是責惟敬則直不偏以收外而制事曰方是宜惟義則

是之利害之私何惟主乎一稟然自持神明在側曰義伊何惟理哉發大德存心之功至誠義乎萬事之綱敬義交持不惑表裏洞然對一長消禍福斯在念心之胡關焉沈潛欲心之熾蕩兮在奔惟此二端改德之賊必壯乃歎如斯克念欲既派教義斯存直方以大協德于坤一念心差此齋扁嚴師在前未詔無倦嘉定三年歲次庚午夏六月朔浦城真德秀書

王大監炎傳

胡定菴

王大監炎字晦叔婺源武口人自幼篤學登乾道五年進士第調明州司法參軍丁母憂再調鄂州崇陽簿時南軒先生張公帥江陵聞而器之檄于幕府議論相得秩滿授潭州教授以教養為己責提學蘇詡補一學職炎辨之不從蘇怒欲易教武固炎遂投劾出關諸生卷齋乞留不獲大帥李椿親出關挽之並車而回蘇悟乃以特立有守薦用舉主政秩宰岳之臨湘邑在蘆葦中蕭條特甚賦出無名會朝廷下蠲減之令條陳宿弊得旨減二千八百餘緡邑賴以寬通判臨江軍三攝郡政庭無留訟除太學博士遷秘書郎著作佐郎兼實錄院檢討官陞著作



節兼考功郎吳興郡王府教授又兼侍左郎官又兼禮部員外郎除軍  
器少監主管武夷山中佑觀起知饒州尋與部使者不合去改知湖州  
湖甲浙右素號難理炎不畏強禦第貴介有撓政者炎注于牘曰汝  
為天子親亂天子法炎為天子臣正天子法浙右人多誦之竟以謗罷  
再奉祠積官至中奉大夫軍器監賜金紫嘉定十一年卒于家年八十  
一所居有雙溪築亭寄興以白樂天自比所著書有讀易筆記尚書傳  
禮記論語孝經老子解春秋行義象數稽疑禹貢辨考工記鄉飲酒儀  
諸經考疑編年通紀紀年提要天對解韓柳辨證傷寒論總曰雙溪類  
蒙初著易解未竟病革夜分祝天願須臾無死以成書卒如其言按數  
與黃直卿書有以偽學之章前此劉元秀力薦王炎作察官之語今考雙  
溪傳及家集雙溪未嘗作察官也豈別一王炎世以其名姓之同而誤  
歸之雙溪邪審  
爾則受誣甚矣

新安文獻志卷六十九

乙集

新安文獻志卷七十

行實

乙集

許著作文蔚墓誌銘

程端明

士林之論以公有不可學者三焉權勢人之所趨也方權臣擅柄之日  
請其門者立登丞弼公惡其為人至不造銓部富貴人之所欲也公以  
小宰梁公薦有掌故之命矣乃五年臥家不以姓名自達張叅政開督  
府辟公為屬公力辭避且極言調發之非貧賤人之所惡也自世至老  
布衣疏食一室蕭然疎懶敗席有野人之所不堪者五十年官學之積  
委諸素中居之寸椽耕無尺地而經理曾不及焉蓋公之學一出於誠  
壯從諸公遊晚而授學者一言一行悉以不欺為主故凡出公之門者  
質而不華誠而不偽厚而不薄望而知其為公之徒也嘉定紀元公始  
赴調五年差戶部架閣十月除國子錄又十月三日除國子博士逾年  
改京秩遷太學博士六年十月除秘書郎兼在文府教授七年九月除

著作佐郎兼權兵部郎官八年正月除秘書丞五月除著作郎兼職如故其年某月寢疾某日終于官舍子植求銘嗟夫碑郭有道烏乎媿乎公嘗有言國之強弱在元氣元氣之盛衰在風俗風俗之振作在立表表立朝廷之上影從四海之間表立矣而風隨仆之吾其如天何公諱文蔚字衡甫新安休寧縣人銘曰

大開耽耽皇極巖巖天下泰山萬邦所瞻母曰曠曠幸有表在惜哉歲闌些黃不再志者以備史館錄者遍歷郡邑召山林儒士修輯各部建初曾舍朝夕講論伏觀舊志具述吾先世祖兵部公講學之原出於孫之罪於是瞻錄事蹟以廣其傳後之覽者必將興感而効慕也因贊簡末以記歲月未樂成季秋十九世孫尚拜書

宋錢融堂時本傳

宋史

揚簡門人錢時字子昂淳安人幼奇偉不羣讀書不為世儒之習以易冠漕司既而絕意科舉究明理學江東提刑袁甫作象山書院招主講席學者興起政事多所裨益郡守及紹興守皆厚禮延請開講郡庠其

學不抵發明人心論議宏偉指摘痛決聞者皆有得焉丞相喬行簡知其賢特薦之朝且曰時夙負才識尤通世務田里之休戚利病當世之

是非得失莫不詳究而熟知之不但通詩書守陳言而已授秘閣校勘詔守臣以時所著書來上未幾出佐浙東倉幕太史李心傳奏召吏館

檢閱轉對數陳剴切皆聖賢之精微旋以國史宏綱未畢求去授江東帥屬歸其書有周易釋傳尚書演義學詩管見春秋大旨四書管見兩

漢筆記蜀阜集冠昏記百行冠冕集寶祐開守李鏞祠于學

大宣寺承錢公隱之母夫人墓夫人羽林上將軍之妻昭化軍節度使

靖宣公承錢公隱之母夫人墓夫人羽林上將軍之妻昭化軍節度使

時手痛可傷恨幸按築皆親故可語以情結遠地殊則未免陵表村童

江之崇四尺立墓新焉夫人四世孫禁界遷路墓外踰丈明日成寅社載

宋故朝奉大夫直龍圖閣金公文

墓誌銘

林直院

淳祐甲辰予初識公於朝中一見如素交居無何公去省鑰守清江予  
解翰直守莆陽予番易入公歸里微與番鄰書疏無虛月後十年予屏  
居溪干聞公以浙西使卒又五年其子以狀謁銘覽之愴然曰此吾  
友金子潛也如之何勿銘公出名從家言動有家法初補長沙民曹受  
知西山真文忠公以攝邑釐籍書賑飢具方略也自此爲文忠門人再  
調常州法曹攝李據暴守囚劇盜株連數十家公言按驗無狀守欲強  
伏之力爭不已守怒移公征官公處之怡然主湖南帳司用薦者五人  
知奉新縣金人鬻淮流民突入境肆殺奪公鈎致其桀數人語之曰若  
屬欲得食邪抑將爲亂邪皆曰願公活我公使互相保識乃籍其姓名  
凡戶六千口六萬分爲三轄折三十六部轄以邑士部以其黨耕者販  
者別處之怙暴者入赤籍窮悴者庸大家立東約數條事在令前不問  
俄有異謀者公以計誅之百里怙然徐請于大閫因屯田遣其歸具舟  
楫糗糧甚厚且戒之曰尔毋生事煩疆更大閫不汝赦也其人感公至

意扶携涕泣而去臺閣上其事權倖與國軍邑父老乞留潛以開  
許之秩滿除帶轄公建言庫有名物以籍其請覈會其實使其羨其私  
具明庶宿弊可革從之監進奏院以薦書讞奏諸道紛來從前漫莫考  
具日月籍之至今爲定法監三省樞密院明輪對陳備敵理財二策其  
言曰餉素積則師無飢兵素練則戰不怯將帥閑居當如在戰場險要  
必備當如塞漏穴又曰邸第右戚有常俸而非時泛資撥降營造當損  
闕尹寺人有常廩而非時錫犒希悅求得當抑百司胥吏俸銀二衣倍  
於執事當省又條上封椿十弊朝廷皆是之出知臨江軍寇餘羅貴公  
取西山長沙規約視土風事宜增損行之憲軍以治績聞其間有曰緩  
字間闕討求荒政推行有法曲盡其心人以爲實錄郡有賑民倉積久  
幾廢公節縮補增至餘七千石俄而帥漕總三司各糴于郡石五萬至  
十萬公以書諍曰歲入苗斛纔七春夏積潦請之倉臺求之巨室僅僅  
無轉徙糴雖國計民爲本可撥乎總譙公欲黥吏公曰守可汰吏可黥

民食不可奪諸司不能屈通減過半民德公牛車擔負爭先應令及以風聞去父老泣送踰十數舍奉崇道祠起知建昌軍又辭癸丑除知撫州再辭改常德府論者曰近之舍而遠是即可以觀所守矣乙卯以太府丞召陞對言人才最急選用必以心術問望爲先又論守歲之臣任宜久毋以計日望遷之官與長子孫之利遷右曹郎官丁巳提舉浙西常平茶鹽義倉時饑計久弊上銳欲革之程丞相曰必欲得其人非金某不可公至推尋仍舊稟辨日夜忘飢渴去冗員刷弊例鹽本無遠近必面給之言於朝曰鹽以虛籍相授諸場皆然其或久隱而不言則某有罪言之則罪者不止某與其急於追尤不若寬以求足許之明年課入羨數倍亭民竈戶得所熙熙然不待迫而辦最聞優遷將作監再留陞直寶謨閣然公以勞苦致疾矣俄有旨兼攝餼事苦辭改知太平州以疾請老進直龍圖閣終于倉臺正寢晨興具疏旣手書家事繼悉與夫歛葬之具沐浴整衣冠焚香坐而逝時寶祐六年十月十七日也享

年七十有一階上朝奉大夫公莊重脩潔燕居如肅質涖官嚴而明求民利病如嗜慾事無大小必爲久遠計居鄉門外事不歷耳雖以才見用而趣學甚深日誦西山先生心經閑居守書案不置初魁銓闈有勸以復世科者曰等是青衫豈可行志何以競進爲慕文正范公義田與其季英德史君文郁約共爲之英德卒其子大鏞市田百畝以先公喜曰汝父不死矣及來浙右以俸賜三萬緡益之又爲祭田春秋祀事皆有式字其弟文輝之孤如子歲儉下廩直周其鄉貧者貸之其平生鄉善卒如是卜築近郊曰東山古木脩篁往來成趣嘗曰他日埋我必於是景定四年十月十二日清孫奉治命寤焉曾祖裕贈通議大夫祖安節紹興名瀆從贈少保益忠肅公節惠之命公所請也父侃朝請大夫通判揚州世居休寧孝芝里公名文剛三娶魯氏程氏鍾氏一子將仕郎清孫也銘曰仕之初師真儒誦至老西山書飢民活流民定入有言出有政齷齪易

挽汲難白髮召終身閒使雖勞止蠅誤庾則獲騎鯨去歿所瘞生所將  
東山下銘斯丘

宋象山書院山長月巖先生程公紹開墓表 方虛谷

嘉熙戊戌昭武賴公棟以戴經魁省闈其文天下誦焉上饒程公及甫  
師事之得其傳年二十九庚子貢于鄉淳祐壬子再貢爲首寶祐丙辰  
伏闕上書萬言重臣不可一日無權臣不可一日有權臣指丁大全也  
未幾入太學時大全在政府倚宦豎肆凶虐嗾御史翁夢弼吳衍論竄  
六士陳宜中等大全以沈翥爲腹心方大猷爲耳目猥以章應雷爲援  
而舉之開慶己未大全相之二年私周震炎魁天下應雷甲科第三人  
士論切齒大全嘗令翥以幣致公毅然謝絕自六士逐即家食不出六  
全斥六士返翥大猷放嶺海震炎應雷奪恩數公欲歸齋而丁外艱越  
三年升舍顛長存心齋咸淳丁卯元日郊前序率諸生表請幸學蓋賈  
似道柄國以小惠蠱多士耳公曰幸學可也請幸以覲恩不可也辭不

預拜表列尋又辭推因前序以諧於祭酒雷宜中召公讓責問故公不  
屈拂袖竟歸傾二十齋之士餞關外明年戊辰中龍飛榜乙科授從仕  
郎當注職官僅取增差臨汝教兼掌書堂兩攝東西俸賑荒埋醜竭力  
助郡政再調寧海軍節推毋訟子不孝尹欲真重辟公令子百拜未半  
毋心悔子之如初德祐乙亥以承直郎禮兵部架閣行都郡公之再自  
大學歸也以布衣長象山書堂至是再爲之逮己卯三爲之至元庚辰  
十二月六日以疾卒生嘉定壬申年六十九公諱紹開其先五代時自  
歙遷信貴溪至公凡十四世曾大父惟幾大父光祖父自強迪功郎致  
仕娶翁氏子男二人楷鳳飛植植先公四年卒女二人婚鄭中陳近仁  
初丙子象山書堂災公畢力再造士嘉乃績巧與山長袁公甫並祠平  
生授徒於家自爲道一書堂楷兄弟增廣之楷今爲書堂山長鳳飛德  
安府儒學教授孫男七人皆向學孫女三人以癸未二月丙午葬于故  
居之鼎山坐乾面巽公生喜得此地卜居三十餘年就爲佳城公歿之



方名列副貢先生其長子也母洪氏先生生有異稟強學博聞年十二  
易軒府君命從師爲義理之學鄰邑德興黎澗董先生銖得考亭夫子  
之傳其鄉鄰有程正則先生亦私淑考亭之學易軒以禮延致之俾先  
生終始從之將搜幽抉微鉤深瀟明博極經傳之奧探蹟性命之原  
酌群言兩分縷析守約務實以一其歸如是蓋十餘年而先生之學底  
于成咸淳甲戌邊境大震松江諸郡被兵遂混江東九路之士而試於  
饒師生偕隨計吏及榜揭先生哀然舉首程公素剛方捐介於從學者  
不少借以顏色先生每曲意婉從左右就養有隱無犯明年登二庫  
列舉於鄉得封其父母初借途於吏部領給誥以遂榮親之志又明年  
而宋鼎移矣先生歸杜門却掃四方之士雲合景從擔簦負篋百  
至戶外之屨常滿于時江蘇新附諸郡縣學博士官多缺員故  
警望者省府常檄以攝故事其有意進趨者莫不奔走焉先生  
肩就專務精思力踐上泝濂洛之原稽經傳古啓迪來遊之士

琢淬礪刮磨俾之從容涵泳以求通貫之功操存持養以收任重之効  
於是大有所成就至延祐科興門人李晉首以先生之學授梓鄉  
五年丁巳李燦復踵貢擢上第自是終始諸科饒之士如彭圭未  
成操琬許道溥皆登明授業者若黃常許憲輩亦私淑而與有聞焉者  
也先生之道雖不行於身而殘膏賸馥沾丐於人亦衆矣先生教人類  
以孝敬篤實爲先不務葩華以釣名聲其於諸易則確守程朱傳義而  
不惑於玄虛之論書則備讀諸家而求其疎通知遠之實詩則要性情  
之發而驗其興觀群怨之機禮則審於節文度數之宜而畧其繁文縟  
節之末樂則攷於蔡氏之書而求夫聲氣之元春秋則厭夫括例之拘  
而直探聖人筆削之旨歷代史籍亦莫不究興衰治亂之由而品其人  
才之高下攷制度沿革之詳而覈其設施之當否著大學本末圖說自  
堯即位甲辰迄周顯德己未貫穿經史於綱條之內著中庸中和說集  
朱子論述答問之語審未發已發之機而探索性情體用之全太極圖

通書西銘則錯綜爲之互解諸葛武侯八陣圖則解剝而爲之通釋他著述如周易啓蒙輯錄律呂新書贅述臣鑿圖孔子世系圖深衣翼感興詩講議古詩訂義閨法贅語文章源委等書不一又所著碑銘序記詩詞哀誄雜著名述述藁者三十卷六經義若干篇藏於家先生天性至孝二親沒後言及必流涕歎年近八旬猶著述翁說以視子孫惠朋友拳拳焉期以交戒其語率鑿鑿真實非若世之自好者詡詡誇誕以自媚說也平居恂恂雅飭然資性勁特豪邁遇事剛果與學徒講議剖析如流纏纏終日無倦容處兄弟怡怡愉愉待子姪毅以方州閭鄉黨長少貴賤接之各適其宜故得人之歡心方壯歲舊國貴鄉大夫士皆知已莫不受敬推重暨北來宦游至饒者聞名亦皆欽慕景仰焉生宋淳祐己酉二月沒以大曆戊辰十二月葬里之東田古峯嶺娶甯氏繼劉氏俱早卒子二人長雋先卒次傑孫男四人慈元慈明慈選似孫曾孫男四人泰壯毅正非之踰年子孫以門人李榮狀請銘于竹村先

生馬公端臨其銘曰易吞三畫史著千年涵而操之我輩我研書事悉且該矣而門人操琬更以先生言行輯而爲傳尤詳詎意兵火之後故家凋落遺書往牒散爲飛埃毅以手澤之浸微而典刑之無攸將無以垂休光昭來裔而及門之士存者無幾涕泣語瑤曰曾大父言行子宜有述家藏銘誌既失不可得若不及今掇拾補綴恐遂耗忘荒落文獻無徵則爲之後者責將焉辭瑤既辭不敏則又念瑤登先生之門也最後時先生已病足出入以二童輿致三日始一承顏雖蒙誨誘諄諄語移日不休然服勤日淺豈能窺測先生之蘊奧猶望孔子之門墻未入其宮者焉能語其宗廟百官之美也哉獨幸於先生之宗風有姻連祖母於先生爲從姪女先君子程出也過庭之際嘗道外家遺事故知其家世淵源而於先生宏範懿德亦竊知其粗畧用不敢以蕪陋辭嗚呼先生少年高貢蜚聲監學當其時青紫可俯拾也柰何運去物改竟尼壯圖既乃韜涵道德闡明經籍作爲文章其書載屋俾後世士類雲蒸



俱得以聞聖賢下學上達之要學者脩己治人之方成人有德小子有造居者籍是以涵和毓粹厥躬出者得是以舒翹揚英澤及乎人則先生之道亦不可謂不行於時矣太上立德其次立言先生於斯二者其無讓乎顧瑤也何足以知之尚賴同門之士相與討論訂定庶無遺缺俾得藉手乞言于當世立言君子以光昭先生之道德垂不朽斯道幸甚斯文章甚歲丁巳七月朔門人許瑤謹述

胡玉齋方平傳子一柱

汪路教

胡玉齋方平婺源人曾伯祖昂政和間由辟雍第嘗與朱韋齋有同邑同年之好曾祖溢紹興初復繼世科因伯氏交於韋齋獲聞河洛之論而朱子則世好也方平早受易於介軒董夢程繼師毅齋沈貴瑤沈實介軒上遊而介軒乃盤澗從子得其家傳者盤澗受易於朱子之明最久方平研精易旨沉潛反覆二十餘年嘗因文公易本義及啓蒙註通釋一書又外易四卷攷象求卦明數推占又有易餘問記其言曰本義

開象數明義之原示開物成務之教朱子言易所卷之初先有一重象數而後易可讀啓蒙四篇其殆明象數以為讀本義而設者歟非卦不立數非數不行象出於圖書而形於卦畫則上足以演太極之理而易非論於無體數行於著策而達於變占則下足以濟生人之事而易非荒於無用其間又多發造化尊陽抑陰之意易之要領孰大於是明乎此則本義一書如指諸掌也長子一桂字庭芳生而穎悟好讀書尤精於易景定甲子年十八領鄉薦試禮部不第退而講學得朱氏源委之正嘗入閩博訪諸名士以求文公緒論建安能未去非方讀書武夷山中與之上下議論歸則哀集諸家之說疏朱子之言為易本義附錄纂疏本義啓蒙翼傳其言曰易為卜筮作也辭以象著占以變推故象有未明則占有未瑩是故易道有四象為要易學有四占為難朱子啓蒙本義專主卜筮本義又專以象占示訓蓋皆引而不發待學者自悟爾去非曰更得詩書春秋周禮儀禮一如易纂以復六經之舊豈非文

公所望於吾輩者乎一桂又為詩傳附錄纂疏十七史纂人倫事鑿歷代編年諸書並行于世一桂居之前有一小湖自號雙湖居士遠近師之號雙湖先生

程山長 若庸傳

洪杏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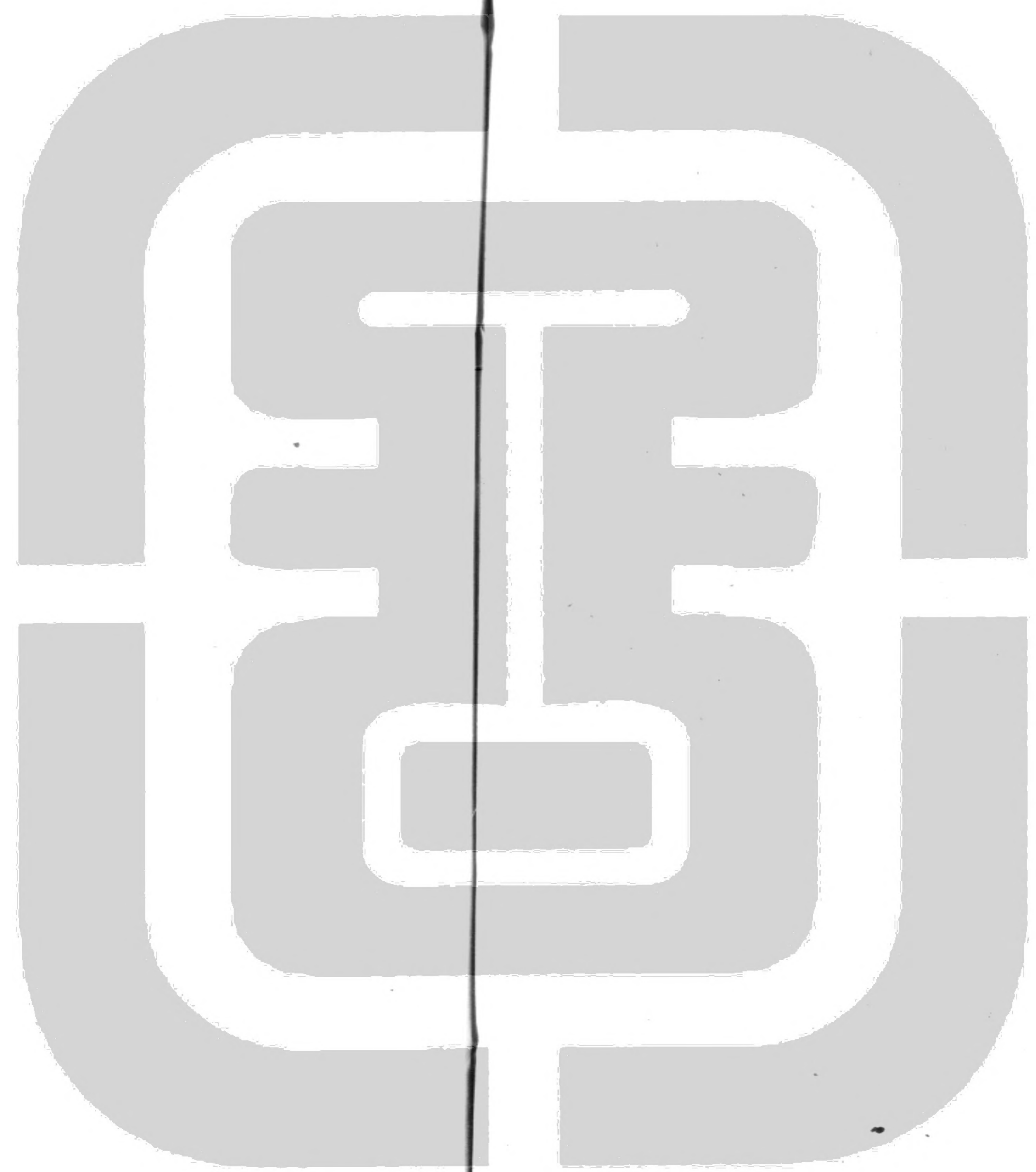
程山長若庸字達原宋端明殿學士珙之從姪咸淳四年陳文龍榜進士從學雙峯饒先生魯又師事毅齋沈先生貴瑋得聞朱子之學淳祐丁未為湖州安定書院山長庚戌馮此山去疾躬臨汝書院于撫州聘若庸為山長置田宅居之咸淳戊辰為福建武夷書院山長若庸累主師席及門之士最盛在新安號勿齋學者稱勿齋先生如范奕金宋吳錫疇皆其高弟在撫州號徽菴以寓不忘桑梓之意學者稱徽菴先生如吳澄程鉅夫皆其高弟所著有性理學訓講義百篇及太極圖說近思錄注行于世臨川吳氏書孟子曰欲貴者人之所欲也人亦有所欲於節我之外物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言也節我之外物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言也節我之外物也人之所貴者非良言也

卷之七十一

九

先生諱直方字道大號前村新安婺源人也幼失怙能自勵讀書年十前村程先生直方傳董時父

年不下樓務精道德性命之學通諸經尤深于易左圖右史揮斥八極之外蓋無書不讀無物不格嘗一出至京口訪耆德叅究講晉歸闕書室扁曰觀易堂與初庵傅先生立爲莫逆交盡得邵氏不傳之秘自鰲轉江空以來閱世雲壑不染指世味之鼎司徒留無極欲盡取其書入燕不許明年而無極斬于都市科目未興前十載嘗以張才叔書義兩篇與徐某讀曰十年後當以此自娛至延祐甲寅而科目聿興凡省院臺憲行部至婺源者必訪問求見或延至學宮執禮受教廖氏玄玄集元四卷聲譜仍祝子涇之舊所叶不合康節先生去譜三板增入本數圖及世之世起數圖等改謬誤爲三卷曰續玄玄集平生著述易則有程氏啓蒙翼傳四聖一心觀易堂隨筆書則有蔡傳辨疑詩則有學詩筆記春秋則有諸傳考正春秋旁通及前村吟卷虛谷方公亟稱其爲人其歿也友人程雲梅爲文弔之曰大易之學自伊川翁七分傳作而理始明自康節翁經世書出而數始備先生傍花隨柳之餘駕風鞭霆之暇於是翼啓蒙以探其理之曠續玄玄以索其數之隱是先生於理數之學重有功也先生生淳祐辛亥之正月歿於泰定乙丑之前正月享年七十有五有四子焉時入屬在戚末嘗登先生之門而悉傳其所著之書故述其平生以附邵氏書後



志之卷十一

十一

十一

